

如果有一天我迷失回家的路

周永胜

春天了,我的梦随蒲公英绽放
时光静静
我仰望着桃红柳绿
很想将自己妆点一番
但我没有,我想像一只风筝
在你追逐的高度
自由飞翔
我不需要任何人羡慕
只渴望你把我抱得紧紧
如果有一天我迷失回家的路
请在那棵会讲故事的老枣树下
为我说一句相约的谎言

春天,那张扬的心事

一夜间,桃花绽放
她们玉一样掩映于山坡侧柏
却将沉寂的心事张扬天下

春天了,她们不再有任何顾忌
她们只想倾诉
爱,是不是像一阵风
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倚肩温暖,会不会斗转星移
倾城容颜难道只为期待一场雨
我飞翔,鸟瞰,寻觅
体温随每一个天气预报而高涨
哦,那些飞舞的花瓣

你好,我可以吻你吗

春天像个矜持的姑娘
长发绕栏
将满腹心事写在一棵树上
写在潺潺溪流
我感受着她那激荡的胸怀
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文艺青年

背几首关于春天的古诗
还是自己腹稿一首羞涩的表白
我酝酿着,在醉人鹅黄
摇曳的柳丝,将轻柔拉满
一阵风拂过,我突然大喊一声
你好,我可以吻你吗

心画

风不会对谁刻薄
阳光不会厚此薄彼
在每个人肩头
四季从左到右,从右到左
轮回的日月默不作声
躬耕于田间地头的父辈
穿梭于闹市的兄弟
他们将希望高高捧过头顶
用汗滴和眼泪祈求明天

生活没有一丝一毫廉价选择
也绝非品尝一次酸甜苦辣
风景如烟,那是我描摹的心画

一场雨的过往

雨伞挡住了视线
视线外还有没有我喜欢的风景
雨的线条不再优美
我的脚印荡然无存
这个我曾经热恋的城市
不再有手拉手的奔跑
站牌下没有一个人
他们随同一辆车奔波
奔波在不同的下一站,下一站
这个湿漉漉的模糊的世界
我已放下委屈心酸
任过客般的雨丝落在脸上

(作者单位:西曲选煤厂)

2026年4月5日,星期日,农历二月十八,清明。午后一时五十三分。

近两周来,一二楼间楼梯转角平台的北顶角,时常抬头看的,去年那对燕子筑下的巢,经过一个冬季,始终完好地悬在那里。

我坐在办公室椅上,偶然抬眼,望见窗外掠过两道黑影,心头一喜——正是清晨我还轻声念叨“怎么还没回来”的那对燕子,这老屋的主人,终于归巢了。燕子们来来回回的飞着,应该是在加固装修它们的老房子,又回来了,自然得打扫打扫,再装扮装扮。

刚刚过去的一年,这对燕子与院里的人相伴了六七个月,一同走过夏秋两季。不知它们是否还认得院里熟悉的身影,也不知还有多少人,在默默盼着它们归来。

冬去春来,时节如故,故地重逢,我们又在同一方天地里静静相伴。互不惊扰,彼此相望,听檐下呢喃,这便是最温柔的相处。

或许终有一天,燕子会远去,我们也会离开。这里的人愿它们的雏燕能承继旧巢,年年归来;想必燕子也愿这里始终人来人往,人安业顺。这般人与人、人与自然相依相融的日常,便是我们基层矿井单位,最朴素、最真切的幸福。

(作者单位:西曲矿)

燕子窝

马耀锋



种下希望

常黎玫(镇城底矿)

家庭

看病记

杨丽

3月,我正好休年假。利用假期,我来到天津看望妈妈。这才得知,妈妈因为双下肢静脉曲张腿疼了好久了。听后,心疼之余,我下决心一定帮她联系一家合适的医院去诊治。经过多方查询,我把目标定在了和平区鞍山道的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这天一早,天气晴朗,公交车行驶地很顺利。我们8点准时到了医院。没想到,总医院已经是人山人海。光是露天的自助机跟前就排起了大长队。我实在等不上,便来到医院里面的人工挂号窗口。妈妈当年参加过军,我便排到军人优待窗口取号。

不一会儿便取到了号,我们来到三楼静脉曲张科高主任的诊室。

进入诊室,看到前面有一对夫妇正在问询。高主任在一旁的桌子上飞快地记录着。大约过去十分钟,这对夫妇面带笑意地离开了。

轮到我了,高主任主动和妈妈打了招呼,看到妈妈穿着宽松的裤子,她便让妈妈撸起裤子,用手指去寻找并按压疼痛部位。她耐心地问诊与细致的排查,很快便找寻到病灶之处,随着进一步深入的检查,初步的治疗方案便敲定了。

在这之前,妈妈对看病有些灰心。因为她自己也去过几家医院,都没有疗效。这次来到总医院,高主任先是让妈妈鼓起勇气,“你在别的医院看了效果不好,不妨在我们这里看一看怎么样!”她

温柔的话语如三月春风一般,轻柔并带有治愈感。她处处为妈妈着想,全心全力行使着一位白衣天使的使命和责任。

与高主任话别,我们拿了药,走在去公交站的路上。这时,只听身后有人在叫我们。回头一看,正是在诊室里先于我们看病的那一对夫妇。看到我们走出来的身影,他俩忙过来询问,“你们看的怎么样?大夫怎么说?”一阵寒暄之后,二人再次愉快地离去了。

其实看病就是这样,有医生体谅患者的担当,大爱至上;也有患者之间,互相帮助,真诚以待。这便是最动人、最温情的医患关系;也是最持久、最融洽的人际和谐。(作者单位:新技术产业发展中心)

